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一

雜文二十一

紀述二

金剛經報應述一篇

甘露述一篇

表醫者郭常一篇

陸欽州述一篇

牧守竟陵因遊西塔著三感說一篇

國學官書一篇

書何易于一篇

金剛經報應述

并序

獨孤及

洪州牧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公身挂玄冕心冥真如昔常奉般若法以弘正見雖顛沛造次心與經俱十有若干年矣皇帝中元年冬十月車駕有避狄之師百僚蒼黃南馳商於公為盜所攘而亡其經其往也匪家之念唯經

是悼行與其獲七寶也寧見經生與其亡四句也寧捨身  
明年王正月大駕返正公為京兆尹痛弘誓之未從也則  
唯書籍是圖求經於玄法寺之藏藏人以送公發函披卷  
乃商於所亡之本也問守藏云集無亦曰不知其所自而  
能得公瞻禮悲喜捧持而泣然後知精專感達故隨心而  
至昭報盼蠻其疾若答顧謂孟子太常博士友順志之或  
曰得與喪偶然爾何必謂誠感乎及對曰誠於此者形於  
彼故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此以仁義忠信感於物者  
也况第一義諦超貫仁義自在慧力不啻忠信則因發而  
果從心誠而經還是法味幽贊非思議所及豈佛以般若  
之雨啓公善牙使因相以次集無獲願進啓集作乎無願  
之法集作法歟不然何心境玄合若律呂相召歲在乙酉  
公以異見告及跪而述之曰上士勤道精應集作若馳願  
形於心報亦隨之至感無礙經斯來歸護公身田俾公斷  
疑公之善根疇可度思

甘露述

歐陽詹

甘露述昭孝德也貞元壬申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莆陽

集作田邑人濟南林公瓚大夫人終公每一痛至水漿不入

口或三日或五日內外羸憊殆至殞滅癸酉歲將與先府  
君脩合葬之禮公之於親事存既竭其力送終思盡其勤  
曰含穢品章則有王度不敢越也塋域固護實在我功當  
懇而行之於是躬開坎室自埏塤甃與兄弟手攻肩負以

鑿以築雖率情性而無德法度不違曲集作典禮而有異常儀載考載理而未之窆春三月五日忽異氣自天氣氤下蒙非雲非煙慕慕綿綿綵耀光鮮馨香馥然起朝及暝徘徊不散先是繞壠已栽松柏洎曙枝葉間遍懸露滴其滴齊大如梧子公奇之與兄弟及鄉人時相慰者而嘗之其味其異於人間所甘之味日漸高不銷不晞轉堅轉明瑩然如珠集作珠相鏗然玉聲如是者三日覩者爭取或食或翫噫天冥冥其間蓄靈地陳陳其間蓄神靈無形神無身無形無言無身無聲苟有可褒以物而旌苟無可褒物不虛行其德常其物常其德稀其物稀予聞其露之說莫覩其露之實其為稀也不亦甚乎今天為公而降公之德豈常

德與况殊香啓途異彩相宜凝結集作豐珠圓光明月翻况

堅者哉八字集作向日翻堅者哉則其至誠所招又多矣予執吊禮幸

獲而見珍聳不足遂為之述

表醫者郭常集作郭常傳七百九十五卷重出今已削去 沈亞之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德信饒江其南導自閩集

其南頗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于饒者病

且亟歷請他醫莫能治請常為診曰病可去也估曰誠能

生我我酬錢五十萬常因舍之先以針火雜治導其血關

然後輔以奇藥誠曰第索慮塊居月餘估稱愈欲歸常所

許財常不聽估曰先生以為寡歟常曰不也吾直吾之藥

計吾之功不能損千錢而一作令所受非任反禍耳卒不內

人以常為詐而責常常曰夫販賈之人細度而狹見終日  
譽集一作希售權買計量於毫銖之間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  
奪之息財五十萬則必追恠鬱惋寧能離其心且藥加於  
人病新去而六腑方憊復有恠然之氣自內而伐即不可  
救柰何彼方有疾若時知我能治而告我我幸免之因利其  
財又使其死是獨不畏為集無為字不仁而神可欺者吾何敢  
欺沈亞之曰仲尼蓋言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而後學  
之徒未聞明好惡豈其言之憤不足畏邪今世或有邦有  
土之臣專心聚斂殘割饑民之食以資所欲忍其死而不  
愧受刑辱而無恥是亦不仁甚矣終無有惡者若集無若字郭  
常之賤而行之又焉得不稱於當時哉

陸欽州述

李翱

集作

吳郡陸叅公佐生于世五十有七年明於集作于仁義之道  
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  
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郎二  
年出刺欽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人  
之所不能窮者必準集作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  
以為生旱早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  
苗不得仰其澤唯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  
拯顛頽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頽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  
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頽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  
適然唯賢者之生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頽之

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  
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有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  
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  
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集作于  
朝雖刺于州其出外集作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  
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一作聞已其德行未必昭昭然聞  
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  
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然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  
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于海或降于山旱苗  
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子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  
其亦有不足於心者耶得是道者窮居于野非所屈冠冕  
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耶

牧守竟陵因遊西塔著三感說 周愿

古人之文有旌物而爲者誦功而爲者詭時而爲者感舊  
而爲者旌物謚也誦功形也詭時詐也感舊情也若乃折  
裂金石騷牢鬼神莫尚乎感也予所作者其感舊耶客曰  
何謂也愿與百越節度使扶風馬公曩時俱爲南海連率  
隴西李公復從事公詔移滑臺扶風公泊予又爲幕下賓  
從容兩地七改星火今扶風公勲庸滿世文翰飛走續鎮  
南海作民父母而愿才貌單薄亦爲刺史繇是二客雙鯉  
殷勤於楚越隴西短齡閱川而物故予感一也隴西先人  
諱齊物被大德嘗爲竟陵郡守公生於守之日故名復鳴

呼原以散拙忝公先人之州往爲子僚今刺父郡悲夫隴  
西也歌鍾燼滅於池館九原極零乎薤露其感二也原頻  
歲與太子文學陸羽同佐公之幕兄呼之羽自傳竟陵人  
當時羽說竟陵風土之美無出吾國予今牧羽國憶羽之  
言不誣矣扶風公又原於羽者也代謂羽之出處無宗枋  
之籍始自赤子洎乎冠歲爲竟陵苾芻之所生活老奉其  
教如聲聞辟支以尊乎竺乾聖人也羽字鴻漸百氏之典  
學鋪在手掌天下賢士大夫半與之遊加以方口諤諤坐  
能諧譎世無奈何文行如軻所不至者貴位而已矣噫我  
州之左有覆釜之地圓似頂狀中立塔廟篁大如臂碧籠  
遺形蓋鳴漸之本師像也悲歟似頂之地楚篁繞塔塔中  
之僧羽事之僧塔前之竹羽種之竹視天僧影泥破竹枝  
筠老而羽亦終予作楚牧因來頂中道場白日無羽香火  
遐歎零落衣搖楚風其感三也是爲三感說七言詩以詩  
以語陳事扶風公覽三感之說豈得不酸涕濕目以著詞  
致於塔下冠原鄙章之首邪

國學官事書

周墀

國學官郭彪之太原人幼即攻儒家書後得大通周公孔  
子旨奧又能明百家流落之言樂苦躬自養不愛苟受祿  
宰相聞以東國學風醜久學者不得官其中皆以豪人使  
授業者迷逕一作顯業者墮心元和七年詔彪之爲國學  
助教彪之承詔而來拜祭酒司業已即詣學乃家于學焉

役馬一疋左右勞一二人大笈一給用生具以實其間彪之身脩而貌古性不合俗尚首冠獸皮服用麻衣褰裂襪袖濶帶高羈屨大屣至如禮公卿大夫亦是好飲流水茹野蔬與松栢之英不苟味膳又樂飲酒人有見者必寘酒於前始飲即周告四座曰酒以穌神熙性節之則經縱之則撓固不可爲俗主酌挹授之禮命飲者自馱欲彪之盈引三爵而罷每凌爽詣論堂坐高牀召七學諸生居不施廣裋長席俾隣臂而座澄震聲音分析典訓至於一詞間咸以俗理引諭了入於諸生心育中使蒙者縱歷千萬日亦不失其來由是得諸生每歲累及薦擢于有司彪之祿給矜孤餘即謀買居于山泉間蔽掩其光明嗟乎時畏奪

祿分鄰者衆矣不然何不聞斯人于天子左右必翼颺君德倣治古道使今之時奮爲虞夏殷周之風賢者昌不肖者藏公侯康而百姓康噫公侯卿大夫默於明者又無由得通九重聞徹天子聰明彪之內樂遺聞於上以得安性堦元和十年德彪之道於國學仰其風嘉國學得其官又憤遺斯人于盡諫位因書其事作國學官書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

文粹有叶字

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甦隙不可奪易于

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借騎還  
 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權筦詔  
 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  
 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刻去吏爭曰天子詔所  
 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刻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集無寧字  
 免竄海裔集無裔字耶易子曰吾寧愛集無愛一身以毒一邑民  
 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文粹作風使聞其狀  
 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  
 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  
 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文粹作輒親  
 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

集作是

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故文粹  
作其治視益昌是時故文粹無相國裴公刺史文粹作綿州  
 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察集作易  
 于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  
 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  
 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貸集作期不欲堅集作繩百  
 姓使賦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  
 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  
 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中文粹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  
 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  
 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



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  
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為當世在上位者皆知求  
財為功集作功切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  
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知之者何人哉繼而言之  
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校四十七字

六月二十五日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二

雜文二十二

紀述三

謁夫子廟文一首

救沈志一首

傷我馬詞一首

辯論

譴猫一首

雞觸人述一首

觀八駿圖說一首

祝牛宮辭一首

朱氏夢龍解一首

象耕鳥耘辯一首

告白蛇文一首

蓄狸說一首

紀述

謁夫子廟文

李觀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曰集無正詞為潔執潔為奠

恪以上薦集無相撥之十有三祀孟秋之月朔修冕帶問

廟而入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

德與天地周旋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

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

事天子卿大夫二字得之以保祿位集作怨災不及其身

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集此

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集無竊歎

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集

字夫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集無以學矣鬼

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集無以敬矣孰敢集作

捨道而來學瀆敬而乞靈者集無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

集作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誼誼作我廟俎豆我玉衣冠

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

討論蒸蒸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

若超然和遊與兩氣俱集作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

飄湮淪絃歌之音撫而不利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

而有喜色去宋文粹作曰桓魁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

集無如是也集無耶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

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

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畎畝之中安有

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惟集作夫子生

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惟集作夫子生

實陪臣歿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曰獨夫有  
 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  
 尊嗚呼集作於戲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  
 燒集作焚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一作通也惟夫子之  
 德洎唐之德求而能安古而更集作能新降康下民變有烈  
 光訖無間然小子忡忡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救沈志

劉禹錫

貞元季年夏大水熊武五溪鬪泆于沉突舊防毀民家躋  
 高望之溟滓范集作范華山腹為坻林端如茫湍道駛悍不  
 風而怒崩嶷前邁浸淫旁掩柔者靡之固者脫之規者旋  
 環之矩者顛倒之輕而汎者碾礪之重而高大者前却之

生者力音殪者施

集作弛

形蔽流而東若水杳然有僧愀焉

檐於路曰浮圖之慈悲救生最大能援彼於溺我當為魁

里中兒願從三四輩皆狎川勇游者相與乘堅舟挾善器

維以脩紵袂于崇丘水當洄洑人易寘力凝驢執用俟可

而拯大凡室處之類冗居之彙在牧之群在豢之馴上羅

黔首下逮毛物拔乎洪濶致諸生地者數十百焉適有摯

獸如鴟夷而前攫持流枿者音用不陷隅日傍睨其姿弭然

甚如六擾之附人者其徒將取焉僧趣音促訶之曰第無濟

是為日之可里所而不能有所持矣舟中之人曰吾聞浮

圖之教貴空空生普普生慈不求報施之謂空不擇善惡

之謂普不逆窮困之謂慈鄉也生必救而今也窮見廢無

乃計善惡而忘普與慈乎僧曰甚矣問之迷且妄也吾之  
教惡乎無善惡哉六塵者在身之不善也佛以賊視之末  
伽聲聞者在彼之未寤也佛以邪目之佛惡乎無善惡耶  
集作也非吾鄉也所援而出死地者衆矣形乾氣還各復本狀  
蹄者躑躅然羽者翹蕭然而言者譏譏然隨其所之吾不  
刀其施也不得集作德吾則已焉集作鳥能害為彼形之乾髮  
鬚之姿也彼氣之遷暴悖之用也是必反噬而齒其最靈  
是必肉吾屬矣庸能躑躅譏譏之比歟夫虎之不可使知  
恩猶人之不可使為虎也非吾自遺患焉爾且將貽患于  
衆多吾罪大矣子劉子曰余聞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惡人  
在位不去亦不祥僧之言遠矣故志之

傷我馬詞

前人

馬乾類蓋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為獸也故主集作法求  
於力或逸而喜駭主集作法求於和或乾而易仆由德而稱

者鮮矣曩予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於肆而于其鄉一旦

果得陰山之阿嬖畧其形蕭蕭集作蕭然其鳴長顧遠視順而

能力顧其集作低字軀非騫然而偉也雖士得以乘之始予被

阜衣于朝朝之人多囚三集作三四其狀以迭取集作馭予無兼

馬水轍之淋漓淖途之汪洋結為确犖融為坳堂前有僨

輈後有濡裳我策垂空我鑣方揚振鬣軒昂矯如飛翔翹

翹其一作且雄也非力而何烈火之具舉鉤膺之疊舞一蹊

千趾駢比齟齬疼者斯擠悍者斯怒我鞍如山我轡如組

弭毛容與宛若孤處靡靡其且一作柔也非慧而何日文粹作前

日予之獲譴于闕下背商顏趣昭丘日中而踰舍脩集作循

門之南非騎所宜夷則沮洳高則欽噉虎咆空林螿闐荒

馘風雨孤征簡書之威俾予弗顛我馬焉依屑屑其勞也

非德而何予至武陵居沅水傍或踰月未嘗跨馬以故莫

得伸其所長跼踖顧望兮頓其鎖韉飲斲日削兮精刈集作

耗氣傷寒櫪騷兮瘁毛蒼涼路聞躩躑兮巴馬騰驤朔

雲深兮邊草遠意欲往兮聲不揚墮然似不得其所而死

故其嗟也嫌非二字作兼常初玄宗羈大宛而盡有其名馬命

典牧以時起居泊西幸蜀往往民間得其種而蕃焉文粹作馬

非故良色者率非中土類也稽是毛物豈祖於宛歟漢之

歌曰龍為友武陵有水曰龍泉遂歸骨于是川且吊之曰

生于磧礚善馳走萬里南來困丘阜青菰寒救非集作何適

口病聞北風猶舉首金臺已平骨空朽投之龍淵從爾友

辯論

譴貓

牛僧儒

貓為獸捕鼠啖饑貓性也鼠好害物貓食之是貓於人為

爪牙於獸職為刺姦也所以伊祁氏季春疑日迎貓然則

人假借蓄貓之義盡矣僧儒常學大小戴禮知迎貓之利

攝養者悉辭以苦鼠之竊請迎蓄之僧儒因允其言是貓

也非不壯大獨狘而為之嘉踰鼠族者性懶不捕善伺養

人戶隙搜蓋覆器挈蓋隱器如智有十指百目者而猶家

人割剗食三時加哺不敢輟嗚呼鼠伏隱處也猫人蓄食  
之也鼠竇一作厚垣深窖也猫安薦茵堂室也鼠出恍獲  
畏怕也猫遊安緩舒閑也既伏隱處也則出可伺之也既  
竇厚垣深窖也何地可空之也既出恍獲畏怕也掘搖之  
可怛之也惟猫甚不易也僧儒常讀晉漢二史見更始元  
年赤眉擾秦中淆函岐雍大苦之以更始宜制之而人又  
苦之是意亂君之猶猫竊者也晉太康末趙厥亂岷蜀漢  
銅梁大苦之以羅冲征之而人又苦之是意亂臣亦猫竊  
者也向使更始非伏漢則秦人皆得擒之矣羅冲非伏晉  
則蜀人皆能捕之矣猫非伏於人則庖人皆得戮之矣然  
三者皆知伏之苟竊也會不知人甚苦之矣以至于逐之  
以至于戮之故有爲國者有爲兵者有防盜者有仗而皆  
亂者則踰於盜也踰於亂也思饗人迎猫不可不慎也

雞觸人述

前人

鄆杜之郊人有雞犬不虞疑儕類剛勇百鷄之特疾視促步  
內斷外果雖信信猛犬桓桓壯士伺豐潛搏胥爲驚蹙則  
前後背血流朱殷者數四以降少族說咸以彼恃長觜利  
距也失恃則力不能擊宜仁柔矣乃因跽側樹枝目不能  
視瞻以長纓羈繫彼莫得旅拒即求砥礪錯斂其長觜使  
秃枿不能害物鎚鈴敲拔拔其利距使搗擊不能痛物然後  
縱其逸也雞不省猶張拳勢瞪瞋眸咬咬爭鳴剛犷突如  
隣童咸操荆鑠弄調笑喜曰昔吾畏其搏我啄我每至此

則心悸狂亂視若左右紛錯百千雞之衆矣今彼啄擊不能為害則雖茲雞在前後若不見豈雞之異矣君子之是歎至剛自折者若此不度力取笑者又如此且其職也宜司晨而鳴風雨不移縱有專場妬敵之志亦爭鳴於族類非宜於拂人矣爾依於人人即爾主輕肆其勇而恃於主所以雖有長觜利距不能久恃已失所恃乃以踵擊者取隣童之笑所宜然矣僧儒常悒有思度謂欲移人之事當有類其雞者嗚呼宜誠夫剛哉

觀八駿圖說

柳宗元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已集作來傳之觀其狀甚恠咸若騫若翔若

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猶不經世多有然不足採世聞其駿也固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供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數十里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締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亦人而已矣驩騶白蟻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惡得為牛為蛇為供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

哉然而世人集作慕駿者不求之馬集有而字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於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間集作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祝牛宮辭并序

陸龜蒙

冬十月耕牛違一作寒築宮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一作余勉之而為之辭曰集作四特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集作納集作此室處老農拘拘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集作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訛免風免雨宜爾子

孫實我倉庾

告白蛇文

前人

集作

田廬西北隅有古丘焉高可四望余將升之以眺遠舒鬱農民遮言曰不可是丘有蛇巨如井缶而白忤之能為崇不利人多集作矣宜無往余取酒沃其丘告之曰物之生而白者犬雞馬牛羊而已其餘則老而後白狼狐兔鹿鳥雀燕雉龜蛇之類是也人老而毛髮皓白耗晷昏倒不能記子孫名字形朽神潰以至于死物老而鱗毫羽甲亦盡白白而後有靈非一聖賢在一作乎上德光被于下則不為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惟蛇不在瑞典雖然神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神姥謂之白帝子得非天命者



志恠必曰白然多穴一作空老墳坎集作窳大木要野昨盤殺

甌集作區酒之享作小兒女子寒暑膏眩淫巫倚之彈弦集作

絲其瞋目歌舞其妖怛集作其駭其惑考鼓用幣借冒其上歲

時奔走畏在人後疾病不治饑寒不辭悉爾輩之為也古

者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若之姦吾知之矣况旅吾之地

由我進退蟄以時出集作出以無越昆蟲之職無雜鬼神之事

吾宮居若野處各有分齊故不相害然駢集作駢通顛集作

巔集作巔為暇日憑藉之所則不當用集作與人爭也如不用吾言

吾當顛天靈斷裂首尾然吾誠不移無易爾為

象耕鳥耘辯

前人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

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濔

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

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文粹有徐

起墖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

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

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

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政

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

召何也豈聖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

事者張以就其恠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集無異端

毆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朱氏夢龍解一作辨

劉蛻

吳郡朱氏言昔之夜夢龍入井客之好誕者作佳占以祥  
 朱氏予曰予未嘗識周公孔子者也然而使予得夢一丈  
 夫苟冠衣之古者因謂之周公孔子人必知其自欺也未  
 嘗識越不知越之城郭宮室途巷苟或夢之未可自知其  
 何城也然則朱氏之所夢入井者朱氏安知其龍乎豈非  
 常見畫工者屈其脊拏其爪施甲鬣雲氣於身則似乎其  
 所入井者耶是朱氏之夢畫者也殆非夢龍矣自夏后以  
 來人不見龍而言龍者信其畫而已漢魏之數見者見  
 其畫者也薄姬之娠者亦畫者也時門之闔者亦畫者也  
 史皆謂之龍且明史之妄况朱氏之學妄哉夫龍不輕出  
 又不可褻乎婦人有德不闔故知皆非龍也嗚呼龍以變  
 化為德也故孔子曰唯龍也不可知是則德也而如蟻如  
 蠖如蛇如魚未可知不為龍也或者謂如所畫亦可謂之  
 龍也則朱氏所夢曾何龍乎

蓄狸說

楊夔

一作

敬亭叟叟家毒於鼠暴穿墉穴墉室無全宇咋齧篋筐帑  
 無完物及賂於捕野者俾求狸之子必銳於家畜數日而  
 獲諸汴逾得駿飾茵以棲給鱗以茹之一作備撫育之厚如  
 子一作字諸子其攫生搏飛舉無不捷鼠懾而殄影暴腥露  
 羶縱橫莫犯矣然其野心常思逸于外罔以子育為懷一  
 旦怠其繼逾垣越宇倏不知其所逝叟惋且惜涉旬不弭

弘農子聞之曰野性匪馴育而靡恩非獨狸然人亦有旃  
梁武於侯景寵非不深矣劉琨於足礮情非不至矣既負  
其誠復返厥噬嗚呼非所蓄而蓄孰有不叛哉

校五十三字

六月二十五日藏園誌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三

雜文二十三

諷諭一

截冠雄鷄志一首

說鷓一首

羆說一首

捕蛇者說一首

紀鷓鳴一首

養狸述一首

紀稻鼠一首

蟹志一首

禽暴一首

截冠雄鷄志

李翱

翱至零口北有畜鷄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啄且

飲集作且而又狎乎人翱甚樂之遂掬粟投于地而呼之

有一雄鷄人截其冠貌若營群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

如命其衆鷄衆鷄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惡截冠雄鷄而擊之而曳之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群栖于楹之梁截冠雄鷄又來如慕侶將登于梁且棲焉而仰望焉而旋望焉而小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喔咿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至集作于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栖其樹顛翔異之曰鷄禽于家者也被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截冠雄鷄是也彼衆鷄得非幸其所呼而來耶又奚為既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畏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一作何衆栖而不使偶其群耶集作或告曰截冠雄鷄客鷄也予里東鄙夫曰陳氏之鷄焉死其雌而

陳氏寓之于我群焉勇且善鬪家之六雄鷄勿敢獨校焉且其集作是以曹惡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棲焉夫雖善鬪且勇亦不勝其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彼衆鷄雖賴具召召集無此字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猶是焉截冠雄鷄雖不見答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翺既聞之惘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義而介焉者客鷄義勇超於群群皆妬焉尚不與儔焉况在人乎哉况在朋友乎哉况在親戚乎哉况在鄉黨乎哉况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之集無字問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遂志之特集作用警予且可以作鑒于世之人

說鵲

柳宗元

有鷲曰鵲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于

集竹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鵲也必

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

執而上浮圖之跂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徃必

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西北亦然嗚呼

孰謂爪啄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噐耶是故無號位爵祿

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殼卵而知搜集作搏字食決

裂之事爾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饑唯且為甚今忍而釋之

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文粹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

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

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之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

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

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白用不宄寢廟循墻而走是

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鵲其立翹然其動若然其視的然

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出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

說為未得也孰若鵲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寢

寥泰清樂以忘饑

羆說

前人

鹿畏羆羆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

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嘗集作昔集作云持弓

矢矍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

驅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驅走而虎至  
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  
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捕蛇者說

前人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  
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癘癘去死肌  
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  
當其租入求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  
之曰吾祖死於是而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  
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  
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出涕

二字文粹  
作以禦非

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  
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之三世居是鄉  
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隣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  
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  
徃徃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  
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  
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  
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  
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  
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  
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隣之旦旦有是哉今

雖死乎此比吾鄉隣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懼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虵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紀鴉鳴

林簡言

東渭橋有賈食於道者其舍之庭有槐焉聳幹舒柯布葉凝翠若不與他槐等其舍既陋主人獨以槐爲飾當乎夏日則孕風貯涼雖高臺大屋諒無慙德是以徂南走北步者乘者息肩於斯稅駕於斯亦忘舍之陋長慶元年簡言去齠得息其下觀主人德槐之意亦高臺大室者也洎二年去夏陽則槐薪矣屋既陋槐且爲薪遂進他舍因問其

故曰某與隣俱賈食者也某以槐故利兼于一作隣隣有善作鴉鳴者每伺宵晦輒登樹鴉鳴凡側于樹若小若大莫不凜然懼悚以爲鬼物之在槐也不日而至也又私於巫者俾於鬼語槐於去鴉不息主人有母者且瘵慮禍及母遂取巫者語後亦以稀賓致困簡言曰假爲鴉鳴滅柢殃家甚於真鴉非聽之誤耶然屈平寒謬非不利於楚也靳尚一鴉鳴而三閭放楊震訐謨非不利於漢也樊豐一鴉鳴而太尉死求之於古主人亦不爲甚愚

養狸述

舒元輿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裨於人者吾得之於狸狸之性憎鼠而喜愛其體趨其文班予愛其能息鼠竊近乎正且勇嘗

觀虞人有生致者因得請歸致新昌里客舍舍之初未為  
某居時曾為富家廩墉堵地面甚足鼠竅穴之口光滑日  
有鼠絡繹然某既居果遭其暴耗常白日為群雖敲拍叱  
嚇略不畏忌或斃鼠通免俯跼縮湏臾復來日數十度其穿巾  
孔箱之患繼晷而有晝或出遊及歸其什器服物悉已破  
碎若夜時長留缸續疑作續疑作晨與役夫更吻驅呵甚擾神抱  
有時或缸死睫交黑暗中又遭其緣榻過面泊泊上下則  
不可奈何或知之借櫝以收拾衣服未頃則櫝又孔矣予  
心深悶當其意欲掘地誅剪始二三十日間未果頗患之  
若抱癢疾自獲此狸嘗闔關實竇縱於室中潛伺之見軒  
首引鼻似得鼠氣則凝蹲不動斯須果有鼠數十輩接尾

而出狸忽躍起堅瞳迸金文毛磔班張爪呀牙割洩怒聲  
鼠黨帖伏不敢竄狸遂搏擊或目抉牙截尾捎首擺瞬視  
間群鼠肝腦塗地迨夜始背缸潛窺室內洒然予以是益  
寶狸矣一作命常自馴飼之到今僅半年矣狸不復殺鼠鼠  
不復出穴穴口有土蟲絲封閉欲合嚮之溫櫝服物皆縱  
橫拋擲無所損壞噫微狸鼠不獨耗吾物亦將咬噬吾身  
矣是以知吾得高枕坦卧絕瘡痂之憂皆斯狸之功異乎  
鼠本統乎陰蟲其用合晝伏夕動常怯怕人者也向之暴  
耗非有大膽壯力能凌侮於人以其人無禦之之術故得  
恣橫若此今人之家苟無狸之用則紅墉皓壁固為鼠室  
宅矣其醜鮮肥又資鼠口腹矣雖乏人智其奈之何嗚呼



覆燾之間首圓足方竊盜聖人之教甚於鼠者有之矣若  
時不容端人則白日之下故一作此字得騁於陰私故桀朝鼠  
多而關龍遙斬紂朝鼠多而王子比干剖魯國鼠多而仲  
尼去楚國鼠多而屈原沉以此推之明小人道長而不知  
用君子以正之猶嚮之鼠竊而不知用狸而止遏縱其暴  
橫則五行七曜亦必反常於天矣豈直流患於人間耶某  
因養狸而得其道故備錄始末貯諸篋內異日持論於在  
位之端正君子

化稻鼠

陸龜蒙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於七月常  
時汗坳沮洳者埃塏全勃權檝支派者入扉履無所汙農

民轉遠沉漸平潤集無此字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集作

極渴不暇僅得葩折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群鼠夜出嚙  
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雖廬守板擊毆而駭之不能勝若集作

若官督戶責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束械榜箠  
木肌集作脛頸者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迎猫為食田鼠也

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復集作後歟物有時而暴歟  
政吝貪而廢一作發歟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豈吳之土鼠

與蟹更伺其事而效其力殲其民歟且魏風以碩鼠刺重  
歟碩鼠斥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

汝適彼樂土况集作知字乎上招其財下啗其食率一民而當  
二鼠不流浪轉徙聚集作徒字而為盜何哉春秋螽蟴生大有

年皆書是聖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通於春秋又親蒙其災於是乎記

蟹志

前人

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楊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為介類與龜集作用與字非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叅於藥錄食蔬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為災子雲譏其躁以為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虜沸指江而奔漁者締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音短音其之江之故文粹無故字道焉爾然後扳援文粹作

紛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文粹作八九既入于江則形質寢大

於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又加多焉既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捨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楊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楊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以集作求瀆由瀆而文粹作至于海是人之智反出水集作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禽暴

前人

冬十月予視穫于甬里旱苗離離年無以支憂傷于集作

懷夜不能寐往往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

訊其昨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下盖田所當之禾必竭穗

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

羅常藥而得之棹上篋下西塗枝叢植于陂一中千萬膠而

不飛是藥也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賈貨錯歲售於射鳥

兒盜興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既絕群鳥恣翔幸

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梁予曰嘻失馭之民化而為盜

關梁急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

聖人啟害物之民出乎四裔况害民之物乎俾生靈之衆

死乎盜死乎饑吾不知安用馭者為六月廿五者校卷終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四

雜文二十四

諷諭二

鐵鑪步志一首

吏商一首

鞭賈一首

蝮蝦傳一首

農夫禱一首

悲剡溪古藤說一首

書褒城驛屋壁一首

蠹化一首

較貧一首

鐵鑪步志

柳宗元

江之許允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鑪

步余乘舟來居九年生來求其所以為鐵鑪者無有問之

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鑪毀者不知年矣獨有

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  
之人曰子何獨恠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  
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父矣其先也然而彼猶  
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  
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鐵者懷價而來能  
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  
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  
彼而獨恠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  
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僂斯  
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鐵者則去  
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古有太史觀民

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喜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吏商

前人

吏而一作商也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  
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爲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  
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斂焚溺之爲患  
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  
終不遂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舟  
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斂水  
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疆子孫葆光是故  
廉吏之商博也苟脩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爲縣由小  
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

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為章涸海以為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為貨商以故敗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適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梁惠王三字集作宋經乎何以利教為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衰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大小登進其心集作志字幸而不撓集作有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

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鞭賈

前人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文粹作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伍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賈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急集作反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集作朽黑而無文材搯之滅瓜而不得其所窮舉之飄集作朝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爇湯以濯之則邀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梳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

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踈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踈不已墜於集作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扼其貌蠟其言以求價伎於朝者當其分則善文粹無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効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蝟蝮傳

前人

蝟蝮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昂其首負之背逾集作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

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亦知爲已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已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曾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集作悲夫

農夫禱

劉軻

丙戌歲大飢楚之南江黃爲甚明年予將之舒途出東山見老農輩鳩其族爲禱於伍君祠其意誠而辭俚因得其文以潤色之亦以儆于百執事者云農夫某謹達精誠于明神嗻嗟我耕食之人誰非土之人人之有求神得不以

聰明正直聽之耶曩者仍歲薦飢人為鰥嫠田無耕夫桑  
無蠶姬癘疫瘡痍一方尤危踵以吳蜀弄兵吏呼其門毆  
荒餘之人挾弓持戟女子生別行啼走哭王師有征羣盜  
繼誅乃歸其居乃復室廬廬壞田蕪亦莫蠲其租今之收  
合餘燼人百其力幸大成于秋誠慮旱而不雨既雨而潦  
必不為潦又慮其不苗不秀秀而不實又慮為螟蝗又慮  
夫廐馬之奪其食賊吏之厚其斂焉嗚呼必馬無厭粟者  
妾無厭羅紈者吾斂其薄矣亦於何厚其所薄耶伏希神  
明無有所忽禱曰無瘠農人以肥廐馬無寒蠶婦以暖妓  
妾無銷耒耜以滋兵刃農人不飢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  
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妾暖而嬌兵滋而殘馬肥而  
豪不蹟不馳足食足衣皇天皇天胡忍是為苟不此為民  
其嘻嘻神其怡怡尚嚮

悲剡溪古藤說 文粹 作文

舒元興

剡溪上綿西五百里多古藤株柝逼土雖春入土脉他植  
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春到  
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有死色遂問溪上人人 文粹 不疊  
人 文粹 作 有道者言 文粹 作 溪中多紙工持刀 文粹 作 斫伐無時擘  
剥其 文粹 無 其字 皮膚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温而榮寒而  
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為紙工斫伐  
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疵癘之若此異  
日過數十百郡洎東維西雍歷見言 文粹 無 書文者皆以

剡紙相夸乃文粹寤曩見剡藤之死職正由此文粹疊過

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

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

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歛手無語勝衆者果

自謂天下文粹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邵南風

骨折入於揚白二字文粹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

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下筆文粹動數

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之命易甚桑

泉文粹波波頽沓未見其止文粹如此則妄言文

輩文粹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

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况一刻溪者耶以此恐

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者其理

為文粹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於物物之資

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為沃闕予謂今之錯為文粹

文者皆沃闕剡溪藤之說文粹也藤生也有涯而錯為文

者無涯世世字文粹之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

剡藤以寄其悲

書褒城驛屋壁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集作

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淺集作烏覩其所

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

文粹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較交蹄劇

文苑英華



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疵飢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

集者無字寧有顧惜心即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舫碎鷁而後

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

於堂九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

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其

集作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葺葺文粹作治之其能補

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叻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

皆驛文粹作役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為理平踵千里者

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編戶

集作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

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理天下者刺史縣

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

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

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

可以出意革去者其二字集作在刺史則曰明日我即去

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愁當醉饑

常飽字文集作愁當醉釀飢當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其

驛耶矧更代之際黠吏因緣恣為姦欺以賣州縣者乎如

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

予既揖退老叻條其言書于褒城驛屋壁

蟲化

陸龜蒙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蝻蟻而青翳葉  
 仰嗟如饑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張觸之輒奮角而怒氣  
 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為蝴蝶  
 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檐黑講蒼蒼集作黃分朱間黃集作蒼腹  
 瑱而楯音墮綾織且長久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  
 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  
 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螫網而膠之引  
 絲環纏牢若桎文粹作桎桔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  
 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游類潔也無嗜而  
 取集作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為橘之蠹後不見觸螫之網  
 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  
 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戒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  
 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為大螫網而膠之乎觀吾之  
 蠹化者可以惕惕

較貪

楊夔

弘農子遊卞山之陰遇鄉叟巾不完履不全負薪仰天吁  
 而復號因就訊諸抑喪而未備乎抑有寃而莫訴乎何聲  
 之哀而情之苦耶叟致薪而泣曰逋助軍之賦男欲于縣  
 絕糧者三日矣今將省之前日之逋已貨其耕犢矣昨日  
 之逋又質其少女矣今田瘠而頻播之莫稔貨之靡售且  
 以為助軍之用豈一一於軍哉今十未有二三及於戎費  
 餘悉為外用又黠吏貪官盈縮萬變去無所之住無所資

非敢懷生柰不死何弘農子聞其言且助其嘆退而省於  
世萬類中最為民害者莫若虎之暴將賦之以警貪吏庶  
少救民病是夕夢驚獸而人言曰爾欲警于貪將以吾為  
首雖爾之索柰辱我之甚乎余曰賊人之畜以自飽腹爾  
不為貪哉獸曰不豢不農何以給生苟不捕野無實吾曠  
吾以其饑而求食之苟或一飽則晏然匿跡不為謀矣豈  
爾曹智以役物豢之畜之畋之漁之以給其茹也桑之育  
之經之營之以供其用也一物之可求一貨之可圖汲汲  
為謀孜孜繫心如壑如溪莫滿莫盈豈與吾獲一飽則晏  
然熟寢而欲比方哉弘農子驚而寤諦而思若然則人不  
如獸也遠矣

校三十七字六月廿一日

卷終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五

雜文二十五

論事

西邊患對一首

叛解一首

罪言一首

原十六衛一首

書田將軍邊事一首

西邊患對

沈亞之

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岐隴之間採其  
風得西土亡降故老為余言邊之所以為患可痛之狀辭  
甚條悉或短曰微叟以西戎蠕蠕之旅而為邊出若言使  
聞北塞匈奴雜虜之風叟曾不哭文粹作知也蓋天子之憂甚  
勤與師長分節符給所用以事邊何困對曰不然今言所



轅於陸浮筏於渭東抵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徭者居  
十之二其餘兵當守烽擊柝晝夜捕候者則皆困於饑寒  
衣食或經時不賑顧其心怨望幸非常尚能當戎耶是皆  
賴主上聖神彼戎畏其化而不敢東刃今岐隴之士甚饒  
而農食不充糶稗衣結縷無完集作帛布其租稅納粟官一  
而耗倍細吏憑法而要賂賂厚者雖逋亦寬之粟雖後至  
必亟與符賂薄者或稽一日即白吏笞之粟當輸則曰次  
當某人又當某人故有累日而不得者其他征徭倣此農  
盡所獲不能出其費尚無不忍吏是民由蓬息而處又何  
聊生今所患衆多其畧可痛如此長吏終不省尚輕易之  
噫柰何為不困

叛解

李甘

或曰申恒何讐而叛解曰盜賊富家文粹作豪讐乎且憚其財  
而強索之若寃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  
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紵粟也天下有相家  
之有子弟也申憑葉縣非盜歟恒驚宰相非賊歟或曰有  
盜一金費千文粹作十金而可捕為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  
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一有費字非千文粹作十金而捕如費何  
萬人死之罪文粹無罪字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為輕  
而不捕則窮人家家謀盜矣富人家家遇盜矣以一夫為  
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為賊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  
天下之盜者三年為蚤也勝天下之賊者萬人為少也或

曰吾聞勇夫重閉蓋鍵乎解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  
閉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  
吏不欲擾如贖娼而為妻也為娼且淫為妻且禁乎者也  
文粹無此二字

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其不當言實言之

集作實

有罪故以云

集作罪言

人生

常病兵兵祖於山東亂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  
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野太大離為幽州為  
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鷲多材  
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淫工機織雜意態  
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

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

下冀州以其恃強不順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弱冀其後

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

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

阪泉在今媯川縣

自後帝

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耶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太

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

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

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鄆魏武舉官渡三分天

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

唐書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其

二字唐書作之

八然不能使一人渡

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

唐書作之

隋文因以滅陳

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  
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  
可爲王霸者不可爲霸猾賊得之是唐書以致天下  
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  
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  
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  
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以  
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瀕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  
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  
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章集作武澣衣一肉不畋  
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

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嘗再攻之皆不利  
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  
難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  
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  
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  
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  
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  
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柰何階  
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  
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  
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

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  
條章果自治乎賢材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  
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  
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  
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  
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  
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  
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  
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川  
俾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  
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

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

田弘正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其能得魏

史憲誠也來降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鮮以失魏

也田布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故

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

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

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馭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

粟少兵不馭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

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

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

順向抵侵族嚮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飲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屍以戰以此為俗又豈可與决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  
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和尙書趙復振下博敗杜叔  
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  
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前人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  
十八員署守集作字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  
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  
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  
臣褒公鄂公之徒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  
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裡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蠻

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  
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  
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  
騎趨奉朝廟集作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  
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  
四十三時耕稼襁襖耒耜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  
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  
自愛雖有蚩尤為帥雅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  
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  
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蚩尤  
為師雅亦無能為叛者一作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集

五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伍強寇奚契丹吐蕃雲南大食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盱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鏗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黥七國近者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喻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亡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也

人囂曰廷詔命將也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稽文粹作賂金

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貲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

無慷慨感槩川文粹作激之節集作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

僕悞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

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去聲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歛委於

邪倖由鄉市公去郡得都四獲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

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畧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

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哀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

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

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

秋是豪傑不能惣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

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嘉不作未之有也伏惟文  
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  
十六衛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沉黎越雋俱為邊  
城逼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為  
樵言曰巴蜀西逼于戎南逼于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  
德建中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眾如蟻前鋒魁健皆擐  
五蜀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文粹作接步且戰且進蜀遇闔  
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蝨皆折刃失集作吞鏃不能斃  
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

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  
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溪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  
擇羣蠻子弟聚于錦城使習書筭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  
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  
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能  
大入成都門其大入成都是一句門其三字而云三門今文粹集本盡削其三門三字而云  
大入成都門乃不成語賴英華可證其非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  
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  
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  
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集  
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

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

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有

編民李權者遺子齋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邊 吾不知

羣蠻此舉大劔以南為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

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飲豕十九如執雖知鉦鼓之數不習

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

已呀然汗矣而况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拔戟而鬪耶

加以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餽者縱吏而以一非鼠竊縣官

當給帛則以苦文粹作疎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每歲當給

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重帛然後散諸邊卒當給糧下

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砂補其數以給邊卒以此為恨四

字集作常以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得集作殊

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為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為

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沉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

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為役卒出

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

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師即能

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

如此則縣官無餽餽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

集有無怨於將軍則如之何四字集田將軍曰如此何患

言卒遂書

